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三个火枪手

[法] 大仲马 / 著 李青崖 / 译



PENGUIN CLASSICS

企鹅经典

三个火枪手 (下)

[法] 大仲马 / 著 李青崖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大仲马年表

1802 年	7 月 24 日，亚历山大·大仲马生于距巴黎不远的维莱尔－科特莱城。
1806 年	2 月 26 日，大仲马的父亲仲马将军去世。
1814 年	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大仲马去狱中营救两位被监禁的共和国将军。
1816 年	结束学生生活。
1817 年至 1821 年	进入莫奈松公证人事务所当办事员，在此期间开始进行戏剧习作。
1822 年	进入克雷皮的公证人勒菲弗尔律师事务所当文书。第一次去巴黎。
1823 年	定居巴黎，在奥尔良公爵府秘书处当文书。不久，与女工卡特琳娜·拉贝同居。
1824 年	亚历山大·小仲马出生。
1825 年	与诺蒂埃和雨果结下友谊；积极参加浪漫主义文学社的活动。
1826 年	写成剧本《克里斯蒂娜》，上演未成。辞去在奥尔良公爵府的职务。
1829 年	2 月 11 日，剧本《亨利三世及其宫廷》在法兰西喜剧院首演，获得巨大成功。
1832 年至 1843 年	出游意大利以及西西里、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写作大量戏剧作品和小说、游记。
1840 年	与演员伊达·费里埃结婚。
1844 年	发表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参加制宪国

- 民议会议员的竞选活动，屡遭失败。
- 1844 年至 1845 年 发表《玛尔戈王后》、《二十年后》、《基督山伯爵》等历史小说。
- 1845 年至 1846 年 发表《红屋骑士》、《蒙梭罗夫人》等历史小说。
- 1848 年 参加 1848 年革命。
- 1848 年至 1850 年 历史小说《布拉日罗纳子爵》发表。
- 1851 年 流亡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历史小说《昂日·皮图》发表。
- 1852 年至 1853 年 出游英国、瑞士、奥地利、俄国、土耳其等国。
- 1852 年至 1855 年 《沙尔尼伯爵夫人》发表。
- 1853 年 11 月，结束流亡生活，返回巴黎。创办《火枪手》晚报。
- 1858 年 出游俄国。
- 1860 年至 1863 年 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
- 1866 年 出游德国。归来后撰写《普鲁士恐怖》一书。
- 1870 年 12 月 5 日，逝世于第埃普城附近的普依。

“企鹅经典”传奇（代跋）

1946 年以前，英国的经典丛书的目标客户群主要局限于学生和研究人員，普通读者根本就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企鹅出版社先前也只出版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丛书，并于 1935 年出版了一套十本的丛书，1938 年还出版了一套十本的插图经典，其中包括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但是市场反映平平。

二战之后情况大为改观。E.V.瑞奥，一位杰出但低调的古典文学学者和出版商，利用业余时间不断润色他所翻译的荷马的《奥德赛》，并将译文朗读给他的妻子莱俐听。他的妻子非常支持他完成并出版他的译作。

企鹅出版社的创始人艾伦·莱恩马上就同意出版他的译作，还邀请他主持一套新的系列经典丛书的出版。莱恩经常做出这种决定：这是一种直觉，他断定很多读者渴望这种全新的通俗易懂的翻译作品，瑞奥的作品就能满足读者的这种需求。与其说这是一场赌博，还不如说是孤注一掷，因为任何唯利是图的理性出版商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策。

瑞奥翻译的《奥德赛》一鸣惊人，销量达三百万册，位居企鹅畅销书榜首，直到后来才被《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动物庄园》超过。原因何在？答案就是瑞奥译作的质量和抱负，以及他出版系列丛书的目标。

主编的用意就是委托能效仿自己的风格的译者，给普通读者呈现用现代英语改写的既通俗又吸引人的文学大师的作品，而适当裁减冷僻生涩陈腐之处，以及那些使很多译作没有现代韵味的外来成语。每本书都按企鹅出版社的定价发行。除《奥德赛》外，丛书还包含很多其他著作。

当被问及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众多出版物中，哪一部他最感到自豪时，艾伦·莱恩毫不犹豫地推荐“企鹅经典”。半个世纪以来，该系列丛书不断发展壮大，远远超出了瑞典的最初设想，但从来也没有背离早期译者和编者的初衷。

秉承这种精神，“企鹅经典”在六十华诞之际，来到中国，出版中文版，为广大的中国读者带来内容、翻译质量皆为上乘的外国经典名著。

企鵝經典書目

書目	作者	譯者	定價
呼嘯山莊	[英] 艾米莉·勃朗特	張玲 / 張揚	13.00
簡·愛	[英] 夏洛蒂·勃朗特	伍厚悳	17.00
阿格尼絲·格雷	[英] 安妮·勃朗特	薛鴻時	16.00
如今世道 (上、下)	[英] 特羅洛普	秭佩	42.00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英] 莎士比亞	屠岸	18.00
弗羅斯河上的磨坊	[英] 喬治·艾略特	伍厚悳	28.00
摩爾·弗蘭德斯	[英] 笛福	梁遇春	18.00
諾桑覺寺	[英] 簡·奧斯汀	麻喬志	15.00
棄兒湯姆·瓊斯史 (上、下)	[英] 亨利·菲爾丁	張谷若	58.00
懺悔錄	[法] 盧梭	陳筱卿	26.00
海上勞工	[法] 雨果	陳筱卿	19.80
九三年	[法] 雨果	桂裕芳	18.00
巴黎聖母院	[法] 雨果	林珍妮	18.00
拉摩的侄兒	[法] 狄德羅	陸元昶	10.00
修女	[法] 狄德羅	陸元昶	12.00
一生	[法] 莫泊桑	李青崖	12.00
俊友	[法] 莫泊桑	李青崖	16.00
三個火槍手 (上、下)	[法] 大仲馬	李青崖	24.00
娜娜	[法] 左拉	鄭永慧	20.00
薩朗波	[法] 福樓拜	鄭永慧	16.00
紅與黑	[法] 司湯達	許淵沖	20.00
罪與罰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臧仲倫	29.80
白痴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耿濟之	29.80
復活	[俄] 列夫·托爾斯泰	王景生	16.00
少年維特之煩惱	[德] 歌德	張佩芬	12.00
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	[德] 歌德	馮至 / 姚可昆	28.00
茵夢湖	[德] 施托姆	全保民 / 江南	20.00
草葉集 (上、下)	[美] 惠特曼	趙夢蕤	48.00
哈克貝里·芬冒險記	[美] 馬克·吐溫	張萬里	17.00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奧] 茨威格	高中甫 / 韓耀成	18.00

目 录

序	15
第一章 父亲的三件赏赐	1
第二章 忒来韦勒先生的前厅	18
第三章 初次谒见	29
第四章 阿多斯的肩膀、波尔朵斯的斜带和 阿拉密斯的手绢	41
第五章 国王的火枪手和红衣主教的卫士	50
第六章 法兰西王路易十三	62
第七章 火枪手的家务	81
第八章 宫廷里的一个阴谋	90
第九章 达尔大尼央的表现	99
第十章 一只 17 世纪的老鼠笼子	108
第十一章 阴谋错综复杂了	118
第十二章 白金汉公爵，乔治·韦烈尔斯	137
第十三章 波那雪先生	146
第十四章 麦安的那个人	155
第十五章 司法人员和军人	166
第十六章 掌玺大臣塞吉耶又想打钟驱魔了	174

第十七章	波那雪两口子	186
第十八章	情夫和丈夫	200
第十九章	作战计划	208
第二十章	旅行中	218
第二十一章	温特伯爵夫人	230
第二十二章	美尔来宋舞	240
第二十三章	约会	247
第二十四章	高阁	258
第二十五章	波尔朵斯	268
第二十六章	阿拉必斯的论文	288
第二十七章	阿多斯的配偶	307
第二十八章	归途中	328
第二十九章	追求装备	344
第三十章	米莱狄	353
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	361
第三十二章	律师的一顿午饭	369
第三十三章	侍女与夫人	379
第三十四章	阿拉必斯和波尔朵斯的装备	390

第三十五章	猫在黑夜全是灰色的	399
第三十六章	报仇的梦	407
第三十七章	米莱狄的秘密	415
第三十八章	阿多斯坐享其成地得到了装备	423
第三十九章	一个幻象	433
第四十章	一个怕人的幻象	443
第四十一章	围攻拉罗舍勒	451
第四十二章	安茹葡萄酒	464
第四十三章	红鸽巢客店	473
第四十四章	铁火炉烟囱管的用途	481
第四十五章	夫妻相见	490
第四十六章	圣日耳韦棱堡	496
第四十七章	火枪手的会议	504
第四十八章	家庭事务	523
第四十九章	无法逃避的厄运	539
第五十章	叔嫂间的谈话	547
第五十一章	长官	555
第五十二章	拘禁中的第一天	567

第五十三章	拘禁中的第二天	574
第五十四章	拘禁中的第三天	582
第五十五章	拘禁中的第四天	591
第五十六章	拘禁中的第五天	600
第五十七章	一个古典悲剧的表演手法	615
第五十八章	脱逃	622
第五十九章	1628年8月23日在朴次茅斯 发生的事情	631
第六十章	在法国	642
第六十一章	圣衣会的女修道院	648
第六十二章	魔头们的两个变种	662
第六十三章	一滴水	669
第六十四章	身披红斗篷的人	684
第六十五章	审判	690
第六十六章	处决	698
结局		703
尾声		713

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

时间到了，他们带着四个跟班走到了卢森堡宫后面的一个有围墙的园子里，那儿没有人管理，变成了牧放山羊的地方。阿多斯拿了一点零钱给放羊的人教他走开。四个跟班承担了站岗的任务。

不久，一群一声不响的人到了园子跟前，走进去和几个火枪手会了面。随后，按照海峡^①那一边的习俗，彼此作了介绍。

那些英国人都是极有地位的人物，他们认为对方的几个古怪的人名不仅是稀奇的，而且也使他们放心不下。温特勋爵在三个火枪手道出自己的姓名以后说：

“听见这样的姓名，我们都无法知道各位究竟是谁，我们不和取这样一些姓名的人打架，因为这都是牧羊人用的姓名。”

“您推测得不错，米罗德，这本来都是假名呀。”阿多斯说。

“这只使得我们更指望知道各位的真姓名。”那英国人说。

“您从前并不知道我们的姓名，却同我们赌过好几次，”阿多斯说，“您赢了我们两匹马，那不是证据？”

“这是真的，不过那一次，我们只拿我们的皮斯托尔来冒险。这一次，我们是要用我们的血来冒险。我可以和任何人赌钱，而只和等级相同的人打架。”

“这话说得正确。”阿多斯说。他立刻在那四个英国人当中找了那个应当和他交手的，用很低的声音对他说了自己的姓名。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也照样做了。

“这您可感到满意了？”阿多斯向他的对手问，“为了请您

① “海峡”指英吉利海峡，“那一边”指英国。

赏个面子和我来比剑，您可认为我的贵族地位是够高的？”

“是够高的，先生。”那英国人一面鞠躬一面说。

“既然如此，现在您可愿意我告诉您一件事情？”阿多斯冷静地问。

“什么事？”英国人问。

“就是您刚才倘若不坚持要我道出姓名，那就更好了。”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别人都以为我死了，因为我有种种理由指望别人不知道我还活着。因为为了使我的秘密不会传出去，我非得杀掉您不可。”

那英国人望着阿多斯，认为他说的是笑话，不过阿多斯是世上最不爱说笑话的人。

“先生们，”阿多斯同时问他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对手们，“我们可是都到齐了？”

“到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时回答。

“那么，举起剑来准备开始吧。”阿多斯说。

立刻，八柄剑都映着夕阳闪出光来，战斗开始了。在这种为私为公双重的敌忤气氛之下，战斗自然显得很激烈。

阿多斯如同在一间武术练习场里似的，不慌不忙，循规蹈矩地使着手里的剑。

波尔朵斯无疑地由于在商底伊的那场遭遇中过于自信而受到了教训，现在运用着一种十分巧妙和谨慎的剑法。

阿拉密斯想把他那篇诗的第三节写好，所以焦急得很，恨不得马上结束。

阿多斯首先刺死了他的对手；他只给了他一剑。不过，正像他预先通知过他的一样，那一剑是致命的，刺穿了对方的心脏。

波尔朵斯第二个教他的对手倒在野草上了：他刺穿了他的大腿。这时候，那个英国人不再抵抗，就把剑交给了波尔朵斯，他抱起他送到他的自备马车里。

阿拉密斯非常勇猛地逼着他的对手，对方且战且走地退了五十步光景，终于撒开大步直逃。在跟班们的吆喝声中不见了踪影。

至于达尔大尼央，他单纯地耍着一种防御的手法，随后，他看见了他的对方十分疲乏。他突然猛烈地从侧面进攻，在对方来不及招架的时候使得他的剑飞了出去。这位英国男爵看到自己被解除了武装，连忙向后退了两三步，不过他的脚在这一刹那间忽然一滑，仰面倒在地上上了。

达尔大尼央一个箭步扑到英国人的身边，伸出手里的剑指着他的脖子向他说：“我可以杀掉您，先生，您完全落在我的手里了。不过，看在令姐的情分上，我现在饶了您的性命。”

达尔大尼央快乐得达于极点了，他实现了他在事前预定的计划，这计划的完成使他的脸上露出了那种我们曾经提起过的微笑。

那英国人因为同着这样一个性情豪爽的世家子弟打交道觉得非常高兴，他伸出两只胳膊抱着达尔大尼央，又向三个火枪手说了许多恭维话。这时候，波尔朵斯的手已经在自备的车子里被人安置得妥妥当当，阿拉密斯的那一个又逃得无影无踪，所以他们就只去料理身故了的那个。

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解开他身上的衣裳，指望他的伤口不是致命的。这时，一个很大的钱袋从他的腰带上落下来了。达尔大尼央拾起了钱袋预备交给温特勋爵。

“啊呀，您教我拿着这东西怎么办？”那英国人说。

“您将来还给他家里吧。”达尔大尼央说。

“他家里哪里会挂虑这些琐碎的事，因为他家里可以承袭的财产每年有三十万利弗尔的息金，您留下这个钱袋给你们那些跟班吧。”

达尔大尼央把钱袋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了。

“现在呢，我的兄弟，我希望您允许我这样称呼您，”温特勋爵说，“今天晚上，倘若您高兴，我可以介绍您和我的姐姐克莱丽克夫人会面，因为我想要她对您另眼相看。她在宫廷里的人缘并不十分坏，也许她日后说的一句话对您不至于毫无用处。”

达尔大尼央欢喜得脸上发红了，鞠了一躬表示同意。

这时候，阿多斯走到了达尔大尼央跟前。

“您拿这个钱袋打算怎么办？”他在他的耳门边用很低的声音说。

“我本来打算交给您，亲爱的阿多斯。”

“交给我？为什么？”

“还用多说，您杀掉了他，所以那就是战利品。”

“我，承袭一个敌人的遗产！”阿多斯说，“您究竟把我当做什么人看待？”

“这是打仗时候的习惯，”达尔大尼央说，“为什么不可以算是一场决斗中的习惯？”

“即令在战场上，”阿多斯说，“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波尔朵斯耸着双肩。阿拉密斯嘴唇动了一动，表示赞同阿多斯的见解。

“那么，”达尔大尼央说，“我们依照温特勋爵对我们说的办法，把这笔钱给了跟班们吧。”

“对呀，”阿多斯说，“不过这个钱袋，不给我们的跟班们，而是给英国人的跟班们。”

阿多斯拿着钱袋，扔在赶车的手里，说道：“这是给您和您的伙伴们的。”

一个身无分文的人表现出来的这种豪爽态度感动了波尔朵斯，而这种被温特勋爵和他的朋友一再提及的法国派的豪举，除了格里莫、末司革东、布朗舍和巴赞四位先生以外，引起了普遍的欢迎。

温特勋爵一面和达尔大尼央分手，一面把他姐姐的住处告诉了他。她的宅子在王宫广场六号，这个地方当时是高等住宅区。此外，他答应来领他去会她。达尔大尼央约好他八点钟到阿多斯家里和他同去。

介绍他去会米莱狄这件事，老在我们这位加斯科涅人的头脑里盘旋。他想起这个女人来得多么奇怪，一直搅在他的命运当中。他完全相信，她是红衣主教的一个手下，然而他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在用不可制止的力量把自己拉向她的身边。他唯一害怕的事，就是米莱狄会认出他正是她在麦安和多弗尔

先后看见过的那个人。这样，她当然会明白他是忒来韦勒先生的朋友，所以他在身心两方面都是属于国王的。既然双方互知道彼此的底细，那么他和她赌起来是势均力敌，因此他便失去了一部分的有利条件。至于米莱狄和瓦尔德伯爵之间的已经开始的私情，尽管伯爵年轻，漂亮，有钱，深受红衣主教的垂青，却并不使我们这位极其自负的人感到多大的顾虑。因为一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年纪不是毫不起作用的，特别是一个出生在塔布的人。

达尔大尼央首先回家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随后，才到阿多斯家里去，并且根据自己的习惯把事情全盘告诉了阿多斯。他细听着他的计划；随后，他摇摇头，带着一种愁苦的神气叮嘱达尔大尼央务必谨慎。

“有什么好说的，”他对他说，“您新近失掉了一个女人，您以前说她温柔美丽，算得上十全十美；而现在，您已经追在另一个女人的后边了！”

达尔大尼央感到这种埋怨是有道理的。

“我从前带着真心去爱波那雪太太，至于我现在却带着头脑去爱米莱狄，”达尔大尼央说，“我教人领我到她家里去，主要是想查明白她在宫廷里负的任务。”

“她负的任务，还用多说！根据您对我说过的那些话，那是不难猜测的。她是红衣主教的一个间谍，一个将要吸引您落到陷阱里的女人，您将来会乖乖地把自己的脑袋留在那里的。”

“这倒难说！亲爱的阿多斯，我觉得任何事情在您看来都是悲观的。”

“亲爱的，我提防着世上的女人，您教我怎样办！我为了这件事曾经付出过代价，特别提防金发的女人。米莱狄的头发是金黄的，您不是对我说过吗？”

“她的金发漂亮极了，那真是不多见。”

“唉！可怜的达尔大尼央。”阿多斯说。

“您听我说，我要去打听清楚。以后到了我能够知道自己指望知道的事情的时候，我一定远远地走掉。”

“那您就去打听吧。”阿多斯冷淡地说。

温特勋爵按时到了，不过阿多斯一听见他来，就及时退到了另一个屋子里。所以温特只看见了达尔大尼央一个人。时间快到八点钟，他领着青年人走了。

一辆华丽的自备马车在楼下等候着，那是用两匹骏马拉的，不一会儿就到了王宫广场。

克莱丽克夫人郑重地接待了达尔大尼央。她的宅子有一种显著的奢豪气派；尽管大多数的英国侨民因为战事受到驱逐，都离开了法国，或者立刻就要离开，而米莱狄新近却为自己的宅子花了很多钱，这证明了遣返英国侨民的命令和她毫无关系。

“您现在看见了这一个青年的世家子弟，”温特勋爵一面向他的姐姐介绍达尔大尼央一面说，“他曾经把我的性命操在他的手中，而他没有滥用这样的优越条件，尤其我和他现在是双重的仇敌，因为我侮辱了他而且我是个英国人。所以您得谢谢他，夫人，倘若您对我照顾的话。”

米莱狄微微蹙着双眉，在她额头上掠过了一点勉强看得见的不快活的神气，接着一种很奇怪的微笑在她嘴唇上露出来，使得这个青年人看见这种接二连三的表情不禁一阵寒栗。

那个兄弟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他转过了身子去逗米莱狄心爱的那只猴子，它拉着他身上的击剑短衣。

“欢迎您，先生，”米莱狄用一种罕见的柔媚声音说，这种和蔼态度恰巧和达尔大尼央刚刚注意到的不快活的神气完全相反，“从今天起，您永远有权利使我感激您。”

于是温特转过身来，把白天比剑的详细情节毫不遗漏地说了一遍。米莱狄极其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尽管她竭力掩饰自己的神情，然而旁人却很容易地看得出这个叙述一点儿也不教她感到愉快。她的血升到了头顶，两只小巧的脚在裙袍底下焦躁地动着。

温特勋爵却什么也没有望见。随后，他说完了，就走到一张小桌子跟前，桌上的一个盘子里摆着一瓶西班牙葡萄酒和几只酒杯。他斟满了两杯，向达尔大尼央做了个手势请他过来喝酒。